

# 论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

刘玲娣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自遥远的汉、唐始,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滇、川、藏之间,有一条震烁古今的茶马古道。它从中国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的最原始运载方式,翻山越川,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东南亚、西亚,甚至与欧洲、非洲的古代文明通道相连接。汉藏同胞在茶马互易的同时,也融进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更把汉藏儿女坚毅执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深深地镌刻于这条古道上。

**关键词:**茶马古道;汉藏情谊;民族团结;民族精神;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1-0083-05

茶马古道是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跨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山系和横断山脉的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因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而形成。其产生的背景,源自受西藏高寒气候影响,藏族同胞的饮食结构以肉、奶类、酥油为主,但消化不良大大影响了他们的健康,而茶叶能够分解脂肪助消化,自文成公主入藏把茶叶带给藏胞始(依北大陈保亚先生说),茶就成为受到藏民普遍欢迎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内地也喜欢藏胞的马匹等物产,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这条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不论风霜雪雨,酷暑严寒,古道印下了一对对马帮艰苦卓绝的剪影。可以说,这是一条浸蕴着汗水辛酸的路,也是一条镌刻着坚毅刚强、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之路,更是一条历史悠久、体现着民族文化交融与各民族兄弟团结友爱之路。千年风雨的冲刷剥蚀,古路崎岖坎坷,明灭隐现,惟有前人用来指路的“拦马石”、“歇脚石”等标志性遗存,仍默然独立,恪尽着送往迎来的职责。

## 一、茶马古道的最早开发

茶马古道是世上最为高险的经贸“天路”。在今天云南东河古镇上,有我国第一家专门研究、展示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茶马古道博物馆”,其中标示“茶马古道”主要线路共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身毒国);另一条从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一线,到西藏拉萨,再到缅、印。不论哪条线路,从历史文献记载看,茶马古道最早的开发,可以追溯到西汉武帝时代。但当时开发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后来意义上商业贸易的“茶马”互市,也不是为了维护大汉王朝的边陲稳定,更不是为了加强汉朝与当时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团结,而是为了扩张,特别是掠取西南民族资源。

司马迁在《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平准

收稿日期:2013-10-08

作者简介:刘玲娣(1957-),女,河北保定人,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书》等篇目中,从不同角度记载了武帝时代对西南夷开发的情况。童恩正云:“司马迁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其南方的贵州西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的雅安地区、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北部甘南武都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概括地称之为‘西南夷’。”<sup>[1]5745</sup>

汉武帝时代对西南夷的开发先后有两次。第一次在建元六年(前135)至元光六年(前129);第二次自元狩元年(前122)至元封年间(前110)左右。

据《西南夷列传》载:早在建元六年(前135),汉代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行令王恢奉命攻打东越,东越王郢被他的弟弟徐善所杀从而降汉。王恢于是让番阳令唐蒙去游说南越。南越王用“蜀枸酱”招待唐蒙,唐蒙问其产地,南越王说是由西北的牂牁即夜郎国得来。于是,唐蒙回到长安后向蜀地商人了解夜郎国情况,然后上报武帝,提出了攻南越、取夜郎的方案,获得武帝允许,开始了西南夷的开发。但由于路途艰难,士卒疲惫,西南夷又屡次发生叛乱,几年下来,进展甚微。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派公孙弘实地考察通西南夷事宜,还报意义不大,暂时停止。

到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出使大月氏途中被匈奴扣留十多年,期间不仅了解了汉代西北诸国的情况,也间接了解了西南诸国。据《大宛列传》载:张骞归汉后,向武帝建议:“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sup>[2]3166</sup>张骞提出的这条从西南由蜀通身毒国的路,就是今天茶马古道中由雅安到印度的路。于是,“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乃复事西南夷”<sup>[2]3166</sup>。广地丰物,威加四海的诱惑,深深吸引着汉武帝。继而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采用安抚政策,“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今四川西昌一带)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今四川乐山市西)、笮(今四川汉源一带)、冉、駹(今四川松潘县以南)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sup>[2]3046</sup>司马相如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今四川西昌一带)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sup>[2]3047</sup>。打通了贵州到四川峨边县、西昌等线路,为后代茶马古道的畅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难看出,汉武帝着力开发西南夷,一是他开疆扩土的需要,二是他对这个地方的好奇,特别是对这里资源的向往。司马迁站在维护民族团结的角度,对汉代统治者开发西南夷非常反感。一次次提及在开发西南夷通道的过程中,士卒疲惫,“饿离湿死者甚众”,《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sup>[2]1420-1421</sup>;又说:“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笮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sup>[2]1421</sup>但是,我们却于中看到开发这条道路的艰难,这是一条真正于无路处所开辟出的路。正是有了这条伸向西南夷的古路,才有了后来通整个南亚、西亚次大陆的茶马古道。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一条真正的“古道”,它始开发于汉,兴盛于唐。

## 二、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茶马古道因茶马互市而形成,茶也就成为最主要的交易产品。据史籍记载,唐中期成为茶马交易的繁盛期。陆羽《茶经》的诞生,也说明当时茶叶生产及其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楚人陆鸿渐(陆羽)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贮

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sup>[31]52</sup>又云:“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sup>[31]52</sup>宋陈师道在再刊《茶经》序言中说:“上自官省,下逮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宴享,预陈于前;山泽以城市,商贾以起家。”李肇《国史补》下卷中也记载说:唐德宗建中二年,奉使人吐蕃议盟的监察御史常鲁,烹茶帐中。赞普问他煮的是什么?常鲁回答说:“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说这个东西我也有。于是让人拿出,并一一指点说:“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灞湖者。”<sup>[4]452</sup>言语中充满自豪。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以拥有名茶为荣。

到宋代,由于茶叶市场的繁荣,内地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茶马互市”被视为经常性贸易,政府明文支持:“崇宁四年,诏曰:‘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政国马,法制大备。’”<sup>[5]4952</sup>统治者之所以重视“茶马互市”,张震曾认为,宋代的茶马互市,既可以使朝廷增加收入以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与战马需要,也可以通过经贸活动促进西南地区的稳定,可谓一举多得。同时,“茶马古道”的形成,也促进了川藏和滇藏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如今天风景秀丽,被人们称为原生态遗存的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香格里拉(中甸)以及被誉为“藏东明珠”的昌都等高原城镇,就是随着“茶马古道”的开通、繁荣而相继出现的。随着“锅庄”形式的固定货栈的纷纷兴起,这些城镇成为康藏地区的商品重镇。最兴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玫瑰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骡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类内地的货栈),共有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称为八大锅庄……”<sup>[6]73-75</sup>“由川输藏者,茶为大宗,布帛次之。骡马驮包,出入三关者,日恒数十百头。街市之间,糞秽狼籍。……其地海拔二千五百四十米,而高寒如在三千米以上”<sup>[6]85-88</sup>。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吸引汉族居民不断定居康藏,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又进一步促进康藏经济、农牧的发展。所以,“茶马古道”也是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之道。

在“茶马互市”的发展中,贸易的重要对象就是藏族人民。藏民的特点是全民信教、全民饮茶。唐代皮日休《茶中杂咏诗序》说:“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陆羽)言之详矣。……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瘠而去疴,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sup>[7]46</sup>以茶为药,可见茶在藏民心目中的位置。南宋阎苍舒云:“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sup>[8]2981</sup>茶不仅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甚至成为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宴飨待客佳品,乃至发家致富财源。即如宋陈师道在再刊《茶经》序言中所说:“上自官省,下逮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宴享,预陈于前;山泽以城市,商贾以起家。”于是,茶叶已然不是单纯的商贸产品,而成为促进汉藏同胞之间的密切联系、增进民族团结与友情的纽带,一包一袋,都寄寓着汉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冀。

通过“茶马互市”,汉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兄弟之间建立起来的交流和友谊,一直得以延续。西藏被正式纳入祖国统一的版图始于元代。忽必烈在征西的过程中,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武力征服康藏各地武装,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因其俗而柔其人”,尽量赢得藏民人心。在管理上,于“茶马古道”沿线建立土司制度,让当地人管理当地人,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电视连续剧《木府风云》、阿来小说《尘埃落定》,都是对不同历史时代的土司制度与土司生活的反映。元代还在以“茶马互市”为主干线的进藏交通线路设置驿站进行管理,有元一代,在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共设置了19处驿站。到明代,由于“番人嗜茶如命,一日无茶,社会为之不安”<sup>[9]64</sup>，“吐蕃崩溃后,……惟其时中国需马,番人嗜茶,交易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sup>[9]58</sup>。“明太祖知茶禁足以控制番夷,更定茶法,较宋尤为严密。令商人于采茶地卖茶,……专以市马”<sup>[9]52</sup>。“锅庄”的繁荣,即是此时汉藏通商贸易繁盛的证明。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又成为文化之道和安藏之道,还可以称为维护历代统治者政权稳固的“定边”之道。不仅南方如此,北方亦然。从明朝隆庆五年起,河北张家口大境门外元宝山一带,也逐渐形成了“贡市”和“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与内地的丝绸、茶业、瓷器及白糖等相交换,大境门外曾成为当时北方贸易的内陆口岸,算得

上是北方的一条“茶马古道”了。

在西南经济大开发的今天,“茶马古道”作为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亮丽景观,漫漫古道上,不仅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而且如费孝通所云,它是一个历史与语言科学的宝贵园地,沉积铭刻着历史的遗留。

### 三、民族精神的千古颂歌

作为历史遗存,茶马古道既不是纯粹的古代商贸印迹,也不是单纯的文化符号,它有着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

其一,直面生死的无畏精神。现代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在他的藏学研究专著《康藏史地大纲》中云:“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他说除了正西的印度河流域,东北的黄河流域倾斜较平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接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sup>[9]34</sup>,可谓古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清人焦应旂在《藏程纪略》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载了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不得已。……是诚有生来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sup>[10]10</sup>“雪连四岗,寒风彻骨,……山崇岭峻,行来扶杖牵衣,怪石巉岩到处左盘右折……凡属行役征夫罔不惊心丧胆”<sup>[10]12</sup>。今人林田的《藏行纪实》载:“从雅安到拉萨,两千多公里的高原古道,跨过整个横断山脉和许多人烟稀少的地区。重重雪山,条条激流,绝壁峡谷,莽莽草地,冰川流沙,崩岩滚石,寒风暴雪,稀薄空气,……这无数险阻,在漫长的年代里,使康藏道上行旅之难,难于‘去西天’”<sup>[11]287</sup>。加之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所谓“一日有四季”。茶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少部分靠骡马驮运(据考证主要是骡子),大部分靠人力“背背子”方式搬运,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所谓“背背子”,是一种特有的人力托运方式。托运人将茶叶包装在“背子”里背在背上,手中准备一支丁字形的特制铁制杵头拐杖,途中休息时,“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息。为了能够让拐杖吃重以减轻背“背子”人的沉重负担,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斑斑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2010年7月,笔者在参加“2010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期间,丽江文化研究会的同志组织与会代表考察了“古茶马古道”的丽江段。会务组选择了相对平坦、名为“蒙古哨”的一段,途长约6公里,蜿蜒于原始密林中,虽云平坦,高低落差仍有800多米,茶马古道之险阻于此略见一斑。而从康定到拉萨更是山高路险,艰难至极。狭路相逢时,只能将瘦马作价推下悬崖,让壮实的马匹经过。因此,藏民说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

其二,胞同物与的人文情怀。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说,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即是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这是藏族同胞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真切的理解。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多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因此说,茶马古道,是一条既充满艰险又传递温暖的天路。茶商每次踏上这条天路,便是开启一次生死之旅。他们在日日年年周而复始的艰难行程中,凭借顽强意志和无畏精神,咀嚼寂寞,丈量艰难,在罕见的艰险路途与艰苦卓绝的求生挣扎中,陶冶心智,迸发潜在的勇气和力量,灵魂于此得到升华,从而真正感悟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真谛。而在几经艰难坎坷,完成茶马互市、互通有无之后,他们彼此所感受到的欢欣与慰藉,常人同样难以体会与享受。今天,通往西藏的铁路已经开通,昔日历尽沧桑险阻、浸满苦累风寒的茶马古道,已经定格为历史,成为一个遥远的背影。藏族同胞所向往的伟大祖国首都,和内地人对祖国西域珠穆朗玛的神秘遐想,都可以在两三天左右,得以圆梦睹真。茶马古道,那些象征汉藏以及各民族兄弟团结友谊的“天路”,已经变为坦途。

其三,埋头苦干的开拓精神。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

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sup>[12]</sup>千年的风霜雨雪、落日黄昏已成云烟,但是,青石上的斑驳印迹,那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坑臼,是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先人们,以生命之重从历史的天空垂落而下的铭痕,它们分明在向后人诉说着往日奔波的艰辛,见证着他们生命中超乎寻常的活力与刚毅,更展示了他们为生存与发展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开拓。他们既是贸易商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在绝对没有路的“世界屋脊”上,于重岩叠嶂之中以最原始的方式,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靠勤劳的双手,开辟出这条震古烁今的绝地求生之“天路”,铺就一条闪烁着民族精神的生存之路。在这条古路上,行走着的是求生的人,但凝聚着的,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魂。正是这道精神脊梁,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参天躯,经历史风雨的无数次狂风暴雨而雄风不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茶马古道,已成为一个积淀着中华民族精神与风貌的历史传说,向世界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过去,更昭示着她辉煌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1] 韩兆琦. 史记笺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赵贞信.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4] 李肇. 国史补[M]//文津阁四库全书:三四四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5] 脱脱. 阿鲁图. 宋史·兵十二·马政:卷一九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 任乃强. 西康图经·境域篇[O]. 民国二十二年刻印.
- [7] 陆廷灿. 续茶经[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 [8] 阎苍舒. 续文献通考·榷茶[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9] 任乃强. 康藏史地大纲:上册[M]. 雅安: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
- [10] 沈云龙. 西藏志西藏图说·焦应旂撰藏程纪略[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 [11] 林田. 藏行纪实[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 [12] 鲁迅. 鲁迅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of Ancient Tea-Horse Road

Liu Lingdi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From distant Han and Tang dynasty onwards, until in the fifties or six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between China's Yunnan, Sichuan and Tibet, there was a caravan of Chen Shuo, ancient and modern. It set out from tea producing areas of Yunnan and Sichuan in China, to back horses carry the original mode of transport, over the mountains, finally leading to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West Asia, South of the Himalayas, even from Europe, Africa, ancient civilizations channel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Chinese and Tibetan compatriots in the tea-and-horse reciprocity at the same time, melt into a profound brotherhood, more Chinese and Tibetan children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unyielding national spirit are deeply engraved on the trail in this section.

**Key words:** ancient tea and horse road; Sino-Tibetan friendship; national unity; national spirit; na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 崔福林)